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十九回 盧進士陳侑享表 傳巡撫上改謚疏

府尹公于冕辭別姚院而回，乃令人刻父功績並自陳奏疏及行狀、諸公碑誌銘等詩文，三朝諭祭敕文贈文錄成，尊朝廷賜名施功，遂名《旌功錄》，以紀父不朽之功烈。府尹公壽至九旬而終，亦可謂能成父志之孝子歟。至數年後，有新進士姓盧名璣者，慕於肅愍之忠烈及先朝開國元勳劉伯溫二公。盧璣做秀才時，每聞二公勳績，不得侑享於廟廷，亦昭代之缺典也。今幸得中科甲，乃即上疏奏上。其略云：臣璣聞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」，大禹之謨也。善善長而惡惡短，春秋之法也。夫法與謨，皆聖人經世之典，治天下宜取則焉。臣切聞先臣開國元臣誠意伯劉基，有贊造工業之大勳。故太祖念之，而享於功臣之廟，今少保兵部尚書于謙，有扶持國難之偉績，故中外百姓，賴其有保障之功。奈後來劉基之神像見黜，于謙之身家不保。臣雖未知其得罪之故，切念朝廷忠厚仁恕。恕不忘德，恕不廢禮；功疑惟重，善善也長。則二臣之功德，有國家者終不可棄也。向蒙先皇帝之仁劉基，既命有司新其祠，猶以功臣之田賜其家，近荷我皇上之仁于謙，既以御制之文賜其祭，復以府尹之職官其子。此固足見聖朝仁厚光明，而善法大禹之謨、春秋之法也。但德之深者，其報當重；功之大者，其賞宜隆。二臣既有國家之大功，自應享國家之大報。與之爵位未足，賜之贈謚未足，銘之鼎彝及子孫俱未足，惟立廟繪像，春秋享祀，堂堂廟貌，聳人瞻仰，森然祠祭，深人欽羨，庶幾盡一代報功之典，激善之道也。昔者太祖高皇帝，既於雞鳴山立功臣之廟，復以諸功臣咸配食太廟之享。後禮部侍郎宋禮言，欲請罷去太廟配享，而太宗文皇帝曰：「此係先帝所定，不可罷。」夫功臣之專祭，與夫太廟之配享，均為我太祖所定。其太廟之配享，既不可罷，則本朝之專祭，不可罷明矣。臣愚伏願我皇上，體念我太祖與太宗忠厚盛心，命合朝大臣斟酌周全。乞再立劉基神像，復入功臣之廟，又乞新立于謙神像，附次於諸臣之下，使侑享齊靈，合食無缺。則足見朝廷仁厚光明，於有德者雖遠必追，有功者雖廢必報。不惟伸諸既往，亦將有功將來。諒亦皇恩所不靳也。奏上。

朝廷准奏。二臣皆得侑享於廟。

傳至百餘年，浙江巡撫傅孟春承敕來撫兩浙。不數月，於肅愍公曾孫於昆，具呈於傳撫台下，為乞修頹祠，以光旌功事，傳巡撫見呈，心中惕然曰：「於太傅公，實我朝人傑。今祠宇頹壞，皆吾等與有司之過也。」即日齎香紙牲儀往祭。隨令工匠修整祠宇，重飭廟貌。傅公歎曰：「於太傅當正統初年，別歷中外，茂著聲猷。及己巳之變，據忠殫畫，內固京師，外籌邊鎮，條畫立奏，動中機宜，社稷倚之，邊隅畏之。忠肝義膽，赫赫在人耳目，若謚之『肅愍』，『肅』之一字，誠不稱其實，故泰和尹學士曾云：『肅』之一字，未足以盡公之良惠忠貞。」此蓋當時擬謚者，弗克奉揚聖天子勸忠之德，以稱夫公世者之心。今予蒙恩撫浙，於太傅之謚，若論謚法，以之謚『忠』，似為允當。」即差哀曉齎疏奏聞。其略云：

臣傳孟春奉命撫浙，觀風問俗，飭兵恤民，日以惠綏疲困，輯寧地方為務，間嘗考求故實。尚論國朝名臣，產自錢塘者，于謙其最著焉。月初一日，謙曾孫於昆具呈，乞修頹祠。臣隨批布政司查議，即命工修葺。臣因思：謚以報功，有其舉之，固不敢廢。而謚以易名，惟其似之，始可無議。按謙當正統初，別歷中外，茂著聲猷，及己巳之變，據忠殫畫，內固京師，外籌邊鎮，防衛陵寢。扼控漕渠，條畫立奏，動中機宜。社稷倚之為長城，邊隅畏之如虎豹。忠肝義膽，赫赫在人耳目，不幸被讒受戮，思功悼枉，四海一詞。迨成化二年，遣官致祭曰：「昔先帝已知其枉，朕心實憐其忠。」弘治初年特贈太傅。謚肅愍，建旌功祠，令有司春秋致祭。是于謙之忠，已蒙累朝優恤，得謚「肅愍」，可謂榮矣。但臣謹按謚法曰：「肅者，剛德克就也，執心決斷也，正已儻下也。」今謙在國逢難「愍」則誠然，而名之曰「肅」，或未協歟？以臣之愚，而擬謚以求其當，必也其「忠」乎！蓋「忠」之義曰：「盛衰純固也，危身奉上也，推能盡忠也，廉方公正也，臨患不忘國也。」即謙生平履歷，方其攬轡之初，哀正嫉邪，廉公有威；身死之日，家無長物，惟是上賜盔甲袍帶在焉，不曰「廉方公正乎」！內修外攘，始終一節，不曰「盛衰純固」乎！居常撫膺歎曰：「此一腔血，竟灑何地？」而不知有其身，不曰「危身奉上，臨患不忘國」乎！出謀殫慮。惟計安社稷，信哉其「推能盡忠」矣！以彼其行，而謚之以「忠」，似為允當。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石瑄，禮部尚書張治，初謚「文隱」，後因言官奏易，在瑄則改謚「文介」，在治則改謚「文毅」，今謚之當易，與二臣同，至其人品勳業，則大過之。伏乞即敕下該部，再加查議。如果臣言不謬，將于謙照例改謚「忠愍」，庶名稱其實，足以慰九原之忠魂，而彰往勸來，有以定萬世之公典矣。為此具疏，專差承差袁曉齎捧請候旨。

奉聖旨：禮部知道。

禮部欽此欽遵。臣等看得巡撫都御史傅孟春，題請原任兵部尚書贈太傅于謙原謚「肅愍」，欲議改「忠愍」一節。臣等竊惟謚以易名，國家大典，一字之擬議，天下萬世之公論繫焉。故考據生前，褒崇身後，必其名與其人無毫髮不相尚，而後足以彰往勸來，傳之不朽。或有一時擬議，偶未妥確，即令再為改定，用以昭大公而協輿望，亦何嫌於紛更。太傅于謙當己巳之年，六飛屢北狩之憂，群小倡南遷之議，物情時事，蓋岌岌矣。謙以一身任安危利害之衝，卒能使其九鼎如山，萬姓安枕，厥功甚鉅。且其精誠之志，貫金石而泣鬼神，忠貞之節，通天地而光日月。雖為國蒙難，九有為之稱冤，而賜謚建祠，在兩朝已有定論。今都御史傅孟春撫浙之初，展修祠事。偶有感於「肅愍」一謚，謂「肅」猶未報其生平，輒有此奏。據其考究謚法，委屬有見。但謚典原出自上裁，即欲易「肅」為「忠」，臣等何敢輕議？顧以臣等之愚，反覆參詳，豈惟「肅」之一字，未足概于謙之大節，即「愍」之一言，亦若有未妥者。夫在國逢難，固曰可矜；然謙之死也，在昔英廟旋鑿其枉，即在累朝深憐其忠。若猶以逢難之義律之，非所以彰先朝之令名，而全君臣之大義也。查得國朝以「忠愍」謚者二人，如學士劉球，員外郎楊繼盛，以批鱗之直，偶蹈隕身之愚。至如謙者，鞠躬報國，既有忠貞不二之節。而保大定傾，又有旂常不世之勳，比之二臣，更有不同。先民有言：「死天下之事易，成天下之事難。」切謂于謙之謚，第當表其所以成，不必悼其所以死可也。既經該撫臣具題前來，相應酌議，恭候命下，行翰林院將「肅愍」二字，並為更議上請。伏候聖明裁定敕下臣等，仍行翰林院撰祭文，浙江布政司轉為支給官銀，買辦祭物、香燭紙帛，就遣都御史傅孟春致祭，告以易謚之意。庶先臣之精忠大節，藉以重光，且以勸後世之為人臣者，垂之信史，亦永有法矣。謹候旨。